

敦煌蒙书残片考*

张新朋

敦煌文献残片众多,因此文书残片的辨识与缀合是敦煌文献整理工作的前提基础,直接关系到整理成果的质量。时下《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已全部出版,深藏于东瀛、有“敦煌文献的最后宝藏”之称的李盛铎旧藏,也以《敦煌秘笈》为题陆续出版。至此,敦煌文献大宗收藏基本出齐,为我们全面搜集某一方面的资料提供了可能。同时,这些书籍的出版提供了一批我们此前未曾见过的新材料。以下9则文字便是笔者在查阅《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和《敦煌秘笈》过程中新认定的蒙书残片。现依文本内容,分《开蒙要训》残片、《千字文》残片、《新合六字千文》残片和《杂集时用要字》残片四类叙录如下,就教于方家。

一、《开蒙要训》残片

1. BD12355+BD10199+? +S.6128 号

(1) BD12355 号,残片,存5行,首尾及上下均残。首尾2行仅存文字残迹若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条记目录》^①(下称《条记目录》)未予计入行数,其余3行从右至左依次录作:□^②粳粮糯□^③□碾磨□/稭秕戮□/,题作“诸杂字(拟)”,定其年代为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第111册,第19页)。

(2) BD10199 号,残片,存4行,首尾及上下均残。《条记目录》录文为:□

*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敦煌吐鲁番童蒙读物对比研究”(12JCTQ02YB)、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敦煌、吐鲁番文献蒙书残片研究”(Y201120126)之相关成果。

① 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全14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012年。每册分图版和《条记目录》两部分,《条记目录》收录于每册图版之后,依与之相应的图版之先后次序排列。本文所涉及各号《条记目录》之出处,均于正文中注明册数和页码。

② 本文对于文书残片上所存的不完整的字迹,以“□”标示之;文字完整,但无法辨识者,以“◇”标示之。

③ 《条记目录》各行分段录文,于每行之后施以“/”,以示本行终止,为节省空间,本文予以接排。

□粟穰稻(?) / □杵臼舂擣□ / □箕蒿稍穰□ / □□涧(?)溪(?) / , 题作“字书(拟)”, 定其年代为 9-10 世纪, 归义军时期写本(第 107 册, 第 46 页)。

按, 上揭 2 残片所抄文字皆出自《开蒙要训》, P.2487 号《开蒙要训》相关文字作“粳^①粮糯秫, 禾粟穰稻。糜黍谷麦, 豌豆荏芥。碓砢碾磨, 杵臼舂擣。麴面筛麸, 龟涩细好。飏簸糠粃, 秕戮箕篙^②。稍穰桔莢, 晒曝干燥。菱莲荷藕, 芙蓉枝草。峪涧嵒壑, 崖崩岸倒”, 可参。故二者皆当题作“开蒙要训”。

通过 P.2487 号参照本之文字, 可知 BD12355 号第 2-5 行所存文字与 BD10199 号所存文字, 前后相接, 二者乃同一写卷之裂, 可以缀合(如图 1 所示), 接缝密合, 衔接处分属两片的“磨”字和“戮”字可成完璧。

又, 上揭缀合后的残片与 S.6128 号《开蒙要训》书风颇似(字形方正、工整有力)、字迹相近(参看 2 片均有的“蒿”字, BD12355+BD10199 号“糯”字与 S.6128 号“端”字的构件“而”的写法及其他相同或相似的构件或笔画的写法)、行款亦相合(行 17 字左右), 颇疑它们乃由同一写卷散落而来, 今依二者所存内容及行款将之缀合(如图 1 所示)。缀合后 BD12355+BD10199 号与 S.6128 号之间仍缺自“峪涧嵒壑”句“壑”字至“厠厂厢庖”句“厠”字之间的 30 字, 依行 17 字计, 大抵占一行半的空间。



图 1. BD12355+BD10199+? +S.6128 号《开蒙要训》缀合图

2. BD16361 号

此残片存 2 行, 首尾及上部残。《条记目录》录文为: □跃迨佞潜藏姦^③愍赏格◇功勋, 题作“残片(拟)”, 定其年代为“9-10 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 述其来源为“本遗书为从 BD9251 号背面揭下来的古代裱补纸”(第 146 册, 第 54 页)。

今据其文字判断, 此乃《开蒙要训》残片, P.2487 号《开蒙要训》相应文字作“万国归投, 兆民欢跃。迨佞潜藏, 姦^③邪憩恶。臣佐辅弼, 匡翊勤恪。赏赉功

①字加下划线者, 为参照本中与残片所存相对应之文字, 下同。

②“篙”乃“蒿”字俗讹, P.3610 号《开蒙要训》作“蒿”, 与本残片同。“蒿”与上字“箕”(“其”的俗讹字)皆为作物秸秆。

③P.3054 号、S.705 号《开蒙要训》“姦”作“姦”, 与本残片同。“姦”、“姦”为异体字。

勋,封赐禄爵”,可参。故本残片当题作“开蒙要训”。又,据原卷字形并结合参照本,可知《条记目录》“恪”下未识之字乃“赉”字。“赏”、“恪”二字位置误倒,当乙正。

二、《千字文》残片

3.羽 427+P.3743 号

(1)羽 427 号,卷子本,有界行,首全尾缺,计 40 行,行 15—18 字。起“天地玄黄”,迄“百郡秦^①并岳”,首题“千字文一卷”。

(2)P.3743 号,卷子本,首缺尾完,存 25 行,行 16 字左右。起“宗恒岱”,迄“焉哉乎也”,尾题“千文一卷”。

按,羽 427 号文字止于“岳宗恒岱”的“岳”字,而 P.3746 号始于同句的“宗”字,内容恰好前后相接,参之以书风、字体、行款等项,亦均相合,乃同一写卷之裂,可以缀合(如图 2 所示),衔接处严丝合缝。其中羽 427 号末行“青”字、“禹”字稍稍缺损的残画恰好位于 P.3743 号右侧,这一点尤可证明我们的缀合准确无误。二者缀合后,除羽 427 前 6 行下部和 P.3743 号末尾 4 行上端略有残缺外,其他位置完好无损,堪称完帙。

4.BD13185BV+BD13187+?+Ⅱx.1495+?+BD13185AV+?+BD13185CV 号

(1)BD13185BV 号,残片,首尾残,正背两面书,背面存习字残文 11 行,抄“鉴”字 3 行、“貌”字 4 行、“辩”字 4 行。《条记目录》题“千字文习字(拟)”(第 112 册,第 40 页)。

(2)BD13187 号,残片,首尾残,正背两面书,正面^②存习字残文 11 行,抄“色”字 4 行(起始的 1 行半折返包于另一面)、“貽”字 4 行、“厥”字 3 行。《条记目录》题“千字文习字(拟)”(第 112 册,第 41 页)。



P. 3743 羽 427

图 2.羽 427+P.3743 号

《千字文》缀合图(衔接处)

①秦,《敦煌秘笈》录作“奉”,误。

②BD13187 号由二纸叠摺粘贴而成,现正面可见之文字为《千字文习字》(拟)。据可与本号缀合的 BD13185B 背面之《千字文习字》(拟),可知本号抄有《千字文习字》(拟)的一面实为写卷的背面。因本号正面之《敦煌县残状》(拟)被另一纸遮盖,未予揭裱,无从辨认,故《条记目录》暂著录抄有《千字文习字》(拟)的一面为本号的正面(第 112 册,第 41 页),本文暂且从之。

(3) Ⅱx.1495 号,残片,首尾及上下均残,存习字残文 13 行,抄“陵”字 1 行、“磨^①”字 1 行、“摩”字 3 行、“绛”字 4 行、“霄”字 4 行。本残片《俄藏》题“习字”,张涌泉、张新朋《敦煌本〈千字文〉叙录》定名为“《千字文》习字”^②。

(4) BD13185AV 号,残片,首尾残,存习字残文 25 行,抄“昼”、“眠”、“夕”、“寐”、“蓝”、“笋”、“象”7 字,其中除末行“象”字外,其余各字皆存 4 行。《条记目录》题“千字文习字(拟)”(第 112 册,第 40 页)。

(5) BD13185CV 号,残片,首尾残,存习字残文 23 行,抄“稽”、“颡”、“再”、“拜”、“悚”、“惧”、“恐”7 字,其中首字“稽”存 1 行,末字“恐”存 2 行,其余各字皆存 4 行。《条记目录》题“千字文习字(拟)”(第 112 册,第 40 页)。

按,上揭 5 残片,《条记目录》指出 BD13185BV 与 BD13187 号可以缀合(第 112 册,第 40 页),然未进一步探究与其他残片的关系。今据字体及抄写模式判断,Ⅱx.1495、BD13185AV、BD13185CV 与 BD13185BV、BD13187 当出自同一写卷,可以缀合(如图 3 所示)。其中 BD13185BV、BD13187 可以直接缀合,Ⅱx.1495 与 BD13187 之间,据《千字文》文本缺自“貽厥嘉猷”之“嘉”至“游鹄独运”之“运”等 82 字,依每字抄 4 行计,当占 328 行^③;BD13185AV 与 Ⅱx.1495 之间,据《千字文》文本缺“耽读玩市”至“银烛炜煌”等 14 句 56 字,依每字抄 4 行计,为 224 行;BD13185CV 与 BD13185AV 之间,据《千字文》文本缺自“蓝笋象床”之“床”至“祭祀燕尝”之“尝”等 25 字,依每字抄 4 行计,当占 100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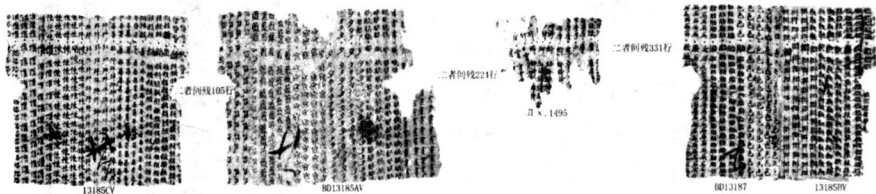


图 3. BD13185BV+BD13187+? +Ⅱx.1495+? +BD13185AV+? +BD13185CV 号
《千字文》习字缀合示意图

5. BD12162V+BD13204+BD11187A(1)+? +BD13157(44)+BD12190A+BD9941(3)V+BD9941(2)号

(1) BD12162V 号,残片,首尾及上下均残,正面抄习字 4 行:“推”字 1

①“磨”乃“摩”字之误。

②文载《中国俗文化研究》第 5 辑,第 112-135 页。

③二者之间残缺的行数,乃依照本之文字及本写卷之抄写行款推测而来,但一件习字能否有数百行之规模,因未见到写卷全貌,不敢妄断,因此本文所推测的残缺行数是否准确,尚有待于进一步检验。本条下文,BD13185AV 与 Ⅱx.1495 之间缺 224 行、BD13185CV 与 BD13185AV 之间缺 100 行之推测,情况同此。

行、“位”字2行、“让”字1行。背面所抄文献非一种,其中之一为“被”、“草”习字,另有与之粘在一起的其他纸上所书的“敢”字习字。本残片两面之内容,《条记目录》均题“千字文习字(拟)”(第110册,第81页)。

(2)BD13204号,残经袂,首尾均残。经袂由多层字纸粘贴而成,四周原贴有护边,现残破、脱落。经袂正背面可见文献非一种:正面有《千字文》习字,抄“帝”、“鸟”、“官”等字,另有差老男张某、康太岳检校果树一事之记事文及其他文字;背面所抄属《千字文》习字者,有“万”、“方”、“盖”、“此”、“草”、“木”、“惟”、“鞠”等习字。

(3)BD11187A号,BD11187号含《千字文》习字和待考残文献两种,《条记目录》赋以A、B以区分之。BD11187A号为《千字文》习字,含首尾及上下均残的文书残片7片,计存文字17行(含残迹)。

(4)BD13157(44)号,本号计89块,由各种各样的残损碎片组成。其中的第44片,存“万”字1行。《条记目录》认为“应为《千字文习字》(拟)”(第112册,第35页)。

(5)BD12190A号,残片,正背两面抄写。正面抄《千字文》习字10行(含残迹),所抄为“万”、“方”、“盖”、“此”、“身”等字,计8行;下边另有横向粘贴的《千字文》“惟”字习字1行半。

(6)BD9941(3)V号,BD9941号含3个不能连缀的《千字文》习字残片,国图修整时,误粘为一。其中一片,背面抄《千字文》“身”、“发”2字习字各1行,正面存某3字残迹,其中后2者可识,为“李章”之残^①,本文以BD9941(3)称之。

(7)BD9941(2)号,本号亦为BD9941号所含3个《千字文》习字残片之一,正面抄“惟”字1行半,背面存2-3字^②残迹,本文以BD9941(2)称之。

按,上揭7则《千字文》残片,《条记目录》确定他们的年代为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然未交待他们的来源。今据书风、字体判断,7则残片,当出自同一写卷,且均作为装裱BD13204号经袂的裱褙纸来使用,今以BD13204号为基础将其部分复原,以供参看(如图4所示)。

又,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中,尚有抄有“丽”、“可”、“覆”3字的BD11145号,抄有“巨”、“阙”2字的BD12163号,抄有“称”、“夜”2字的BD12160号,抄有“咸”、“河”2字的BD12161号,抄有“化”字的BD11187A(6)号,抄有“大”、“五”、“常”3字的BD11187A(3)号,抄有“常”、“恭”2字的BD11187A(4)号,抄有“敢”、“毁”二字的BD11187A(2)号,抄有“毁”字的BD10103号,抄有“贞”、“洁”、“男”3字的BD12190B号,抄有

①《条记目录》云抄有“身”“发”的一片,其另一面作“惟”字(第107册,第12页),实则“惟”与“身”、“发”二字分属不同的残片,并非同一残片的两面,《条记目录》之叙述有误。

②《条记目录》云抄有“惟”字的一片,其另一面作“身”、“发”(第107册,第12页),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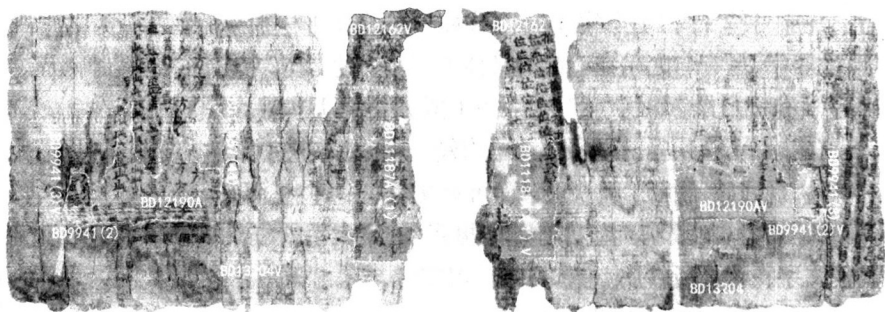


图4 BD12162V+BD13204+BD11187A(1)+? +BD13157(44)
+BD12190A+BD9941(3)V+BD9941(2)号
《千字文》残片缀合图和经袂部分复原图(左背右正)

“洁”、“男”、“效”3字的BD12190C号,抄有“才”、“良^①”2字的BD9941(1)号,未见字迹但可以确知与同号其他残片属于同一写卷的BD11187A(5)号、BD11187A(7)号之素纸等14则《千字文》习字残片,在书风、字体等方面,与上文所述的BD12162V、BD13204、BD11187A(1)等7则残片颇具一致性,疑亦为同一写卷之裂,且均曾被用来裱褙BD13204号经袂。如,BD11187A(6)号仅存“化”字,而与BD13204号经袂相缀合的BD11187A(1)首行亦存“化”字残迹,二者当可缀合。再如,BD11187A(2)和BD10103号^②抄有“敢”、“毁”二字,而与BD13204号缀合的BD12162V亦存“敢”字习字(参看上文BD12162V之叙录),同时BD13204V左下角尚存“岂敢毁伤”的上一句“恭维鞠养”的“养”字残迹^③,由此可以看出,BD11187A(2)、BD10103号与BD13204号之间有密切关系,很可能也是BD13204号经袂所用裱褙纸的一部分。又如,BD12190B、BD12190C、BD9941(1)三号可以缀合成1个残片^④,由与三者同号、同卷的BD12190A、BD9941(2)、BD9941(3)等残片皆裱于BD13204号经袂之上来看,BD12190B、BD12190C、BD9941(1)缀合后的残片也是该经袂的裱纸的可能性很大。此外,这14则残片中所负载的一些相关信息也指向这一点。如,BD13204号正面有“差老男张某、康太岳检校果树”云云之文字,而BD11145号背面恰好也有“□官康太岳□”之残文。凡此种迹象,皆表明BD11187A(2)、BD10103、BD11145、BD12190B、BD12190C、BD9941(1)等14则残片与裱褙BD13204号的诸《千字文》残片及BD13204号有密切的关系,当系彼时的装裱者采用了同一《千字文》习字写卷来裱褙BD13204

①“良”字原卷仅存右端残迹,《条记目录》未予著录。

②BD11187A(2)和BD10103号可以缀合,但二者不能直接相接。

③“养”字残迹,《条记目录》未予记述。

④《条记目录》已指明BD12190B与BD12190C可以缀合(第110册,第86页),唯以BD12190C在前,先后失序,未为尽善。

号经秩。然因无法目验 BD13204 号及诸残片原卷,故对于上文的 14 则《千字文》残片,仅能做出如上判断,正确与否,尚待检验。

6. BD9353+? +BD9327 号与 BD9350 号

(1) BD9353 号,残片,首尾残,存《千字文》习字 10 行,抄“处”、“沉”、“默”、“寂”、“寮”、“求”等字。9-10 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

(2) BD9327 号,残片,首尾均残,存《千字文》习字 20 行,抄“论”、“散”、“累”、“道”、“遥”、“欣”、“奏”、“虑”、“遣”、“戚”等字,其中“累”、“遣”2 字位置互倒。9-10 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

(3) BD9350 号,残片,正背两面书,首尾均残,正面存《千字文》习字 7 行,抄“求”、“古”、“寻”、“论”4 字;背面存《千字文》习字 6 行,抄“御”、“绩”、“纺”、“市(侍)”4 字。

上揭 3《千字文》残片,《条记目录》认为可以缀合:BD9353 号居首, BD9350 号次之, BD9327 号殿后(第 105 册,第 62 页)。今按,《条记目录》所言 BD9353 与 BD9327 号为同一写卷之裂不错,但 BD9350 号与二者非同一写卷,理由如下:①从抄写模式上看 BD9353 号、BD9327 号所存各字习字均抄 2 行。其中 BD9327 号起首的“论”字存完整的 2 行,而 BD9350 号尾行亦是“论”字习字,若二者前后相接,则“论”字抄写了 3 行,与通卷的抄写模式相违。与“论”字的情形相似,若将 BD9353 号、BD9350 号、BD9327 号相接,则 BD9353 号和 BD9350 号相连处的“求”字亦抄写了 3 行,同样与通卷的抄写模式不符。②从书迹上看, BD9350 号与 BD9353、BD9327 号书迹不同:如 BD9350 号“求”字捺笔收笔浑圆,不出锋,而 BD9353 号“求”字捺笔则收笔略顿、出锋(如图 5 所示);BD9350 号“求”字末笔“、”,收笔干脆利落,呈瓜子模样(如图 6 所示),而 BD9353 号“求”字的“、”,则多呈尖刀形,收笔出锋,呈连带之势。又如 BD9327 号“论”字构件“仑”的捺笔收笔不顿笔,笔势下行(如图 5 所示),而 BD9350 号“论”字的捺笔则入笔较细,收笔顿笔,笔势上扬(如图 6 所示)。一般情况下,很难想象一人所抄的前后 2 行文字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别出现。③就 BD9327 号现存文字而论, BD9327 号“论”字的第 1 行习字前尚有不相连续的某两个字的残迹,《条记目录》将其忽略,未予计入行数。实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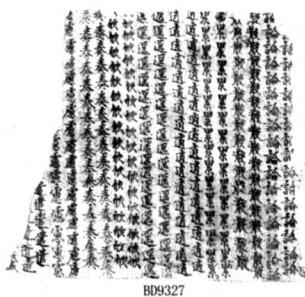


图 5. BD9353+? +BD9327 号《千字文》习字缀合图



图 6. BD9350 号《千字文》习字



BD9327 号前端右下角所存虽仅是文字左侧小半,但仍可以看出与“论”字之“讠”旁不类,结合《千字文》文本可知,实为“寻”字之残迹。如此,则 BD9327 号由“求古寻论”的“寻”字起,与 BD9350 号后部之“寻论”相重复。这尤可证明,二者非同一写卷之残。综上可知,BD9350 号与 BD9353 号、BD9327 号确非同一写卷,《条记目录》之辨识有误。



图 7.P.3875AP(7)+P.5031(21)+
P.5031(32)《新合六字千文》缀合图

三、《新合六字千文》残片

7.P.5031(32)号

此残片存残文 2 行,首尾及上部残,第 1 行存“不息”2 字,第 2 行存“安定”2 字及其下已漫漶的文字右端残迹若干。《法藏敦煌西域文献》拟题“残片”。

按,本残片与笔者此前所认定的 P.3875AP(7)+P.5031(21)《新合六字千文》^①的 P.5031(21)同列于 P.5031 号下,且文字十分相似,经进一步比对发现,它与上揭二《新合六字千文》残片为同一写卷之裂,可以缀合(如图 7 所示)。P.5031(32)左下角所存略为漫漶的文字残迹乃 P.5031(21)号第 3 行末字“基”字右下部所缺笔画之一部分即其明证。P.5031(32)号恰好接于 P.5031(21)第 1、第 2 行之下,缀合后《新合六字千文》“百川东流不息”、“言辞和雅安定”二句几成完璧。如上所述,P.5031(32)为《新合六字千文》残片无疑。

四、《杂集时用要字》残片

8.BD10694 号

此残片存残文 8 行,首尾及上部残,首末 2 行仅存文字的残迹,其余各行从右至左依次为:□蜜,阿满儿,没□/孤锦(?),踏实力,榑子/唇舌,齧齿,头面,腰/□膝,肋肋,心肺,肝肠/□,瞎秃,双盲^②,痴聋顽愚,肥瘦,□□。本残片《条记目录》题“诸杂字(拟)”,说明其“属于蒙书”(第 108 册,第 28 页)。

按,据残片残存内容看,《条记目录》之拟题及对其性质之判断均无不妥,但于其来源并未深究。今经比对,我们发现本残片与 P.3391 号字体一致,试比较:本残片“腰”字作“𦍋”,P.3391 号“腰带”的“腰”作“𦍋”;本残片“榑子”的“子”作“𠂔”,P.3391 号“刀子”的“子”作“𠂔”;本残片“顽愚”的

①拙文《若干新认定〈千字文〉写卷叙录及缀合研究》,《敦煌学辑刊》,2008 年第 1 期,第 54-55 页。

②盲,《条记目录》录作“目”,误。

“愚”作“𡗗”、P.3391号“智慧”的“慧”作“慧”，本残片“𪗇齿”的“𪗇”作“𪗇”、P.3391号“牙算”的“牙”作“𪗇”。上揭4例，前2例为二号同时出现的文字，后2例为不同文字中含有相同构件者。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文字或构件的写法基本一致，再参之以二号中其他相同或相近的文字或构件，我们可以断定，二者当出自同一人之手。又，二者内容不相重复，颇疑BD10694号与P.3391号为同一写卷之裂。至于其先后次序，依二者所存内容判断，BD10694号似当位于P.3391号之后，然二者无法直接缀合，故实际情况如何，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又，P.3391号原卷缺题，各家所拟题目纷繁不一，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题作“字书”^①，周祖谟《敦煌唐本字书叙录》据前20行照片定作“某氏字书残卷”^②，《敦煌宝藏》、《敦煌遗书最新目录》题“开蒙要训”^③，《敦煌音义汇考》、《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小学类字书之属》拟题“杂集时用要字”^④。上揭题名中，“杂集时用要字”最为接近P.3391写卷的性质，故本文从之。又，如上文所述，BD10694号与P.3391号疑为同一写卷之裂，故其题名亦以“杂集时用要字”为宜。

9. BD10606号

此残片首尾及上下均残。正背两面书，背面存残文23行，《条记目录》题作“斋文（拟）”（第108册，第15页）。正面存残文15行。原卷漫漶，《条记目录》未予录文，今试将各行录文如后：

□梳，镜□/粉（？），轻粉/囤，仓窖，白桎，赤桎，鐎鉴，锹，鋤，鋤构，楼（楼）/铁，鐎，索，车，鞦（？），鞦/弓袋，钺斧，刀子，火铁/◇◇洛，◇◇袋，枪□/□钩，弩棒，擐甲，着甲，带甲/□，剉碓，坐刀，锯凿，斲斤，□/扫帚，灯盏，藻豆，手巾，匹帛/□绮，条，綢，节，晕，氎布，緋□/□卵，褌（褌）毡，锦褥，氎毡，毛锦/幔，幞头，帽子，衫袴，□/半臂，褐衫，□/□□。

通过上面的录文，我们可知，残片正面为日用杂字之汇抄，所抄内容涉及梳具、脂粉、仓储、农具、兵器、日用器具、匹帛、被褥、衣服等诸多方面。《条记目录》题“诸杂字（拟）”，定其年代为“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第108

①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第286页。敦煌研究院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年，第2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年，第24册，第58-60页。

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字分会编：《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0-55页；又见周祖谟：《文字音韵训诂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7-212页。

③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128册，第147-149页。黄永武主编：《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721页。

④张金泉、许建平著：《敦煌音义汇考》，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45-746页。张涌泉主编：《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8册，第4166-4170页。

册,第15页)。今谓上揭诸文字,与上文提及的P.3391号《杂集时用要字》的文字关系甚密,除“轻粉”、“鞣索”等个别字词稍有差异外,余下的词句皆出现在P.3391号中,先后次序亦相同,显然BD10606号正面文字与P.3391号有共同的来源,因此BD10606号亦可拟题作“杂集时用要字”。然二者书风、字体及背面所抄内容均有较大差距,二者乃出于不同人之手的同一文书的不同抄本。

上揭9则蒙书残片的认定与缀合,使我们对于敦煌文献中的《开蒙要训》、《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和《杂集时用要字》的写卷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与把握,为我们整理这些蒙书提供了新的材料。新的文本的认定也为我们之前整理成果中一些疑难问题的解决提供助益。如,P.3391号《杂集时用要字》“仓窖”之上有“囿”一词,《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小学类字书之属·杂集时用要字(三)》录作“□国”,注释云“‘国’前一字底卷字形不够明晰,略似‘周’字,俟再考”^①。而BD10606号第2行始于“囿”字,其义为“仓窖”。以此为线索,我们可知P.3391号之“囿”当是“囿”字俗书,而非“国”字。再以“囿”字为出发点,我们细审其上之“囿”字,可知此字乃“圖”字,“圖”、“囿”皆为存储粮食之具,二字连用乃近义连文,与下文之“仓窖”文意亦协;《急就章》有“箆箆篴篴算箆”^②句,其中“箆箆”同“圖囿”,亦可参。又如,P.3391号有“緋絕紫”一条,《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小学类字书之属·杂集时用要字(三)》疑“絕”字为衍文,当删除^③。BD10606号第11行“氈布”下有“緋□”条,“緋”下之字虽仅存上部,但据笔迹看乃“紫”字构件“此”之残迹,如此可证《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小学类字书之属·杂集时用要字(三)》的判断是正确的,“絕”字确为衍文。而BD9350与BD9353、BD9327号非同一写卷之辨证及裱褙BD13204号经帙诸残片的缀合,则告诉我们敦煌写卷的缀合要小心谨慎,不可放过任何细小的信息,哪怕只有半个字,也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此外,这些蒙书残片的认定与缀合,也为各收藏机构敦煌文献的编目工作提供新的信息,推进相关工作的进行。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

①《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8册,第4175页。

②(汉)史游撰:《急就篇》,岳麓书社,1989年,第13页。

③《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8册,第4177页。